



马岩松，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获建筑学硕士学位，曾经在伦敦的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和纽约埃森曼建筑事务所工作。2004年在北京成立了MAD建筑事务所，同时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2001年获美国建筑师学会（AIA）建筑研究奖金，2006年获纽约建筑联盟青年建筑师奖，他的建成作品，红螺会所和胡同泡泡32号被英国伦敦设计博物馆分别提名为2009年度以及2010年度设计奖。2006年，他在加拿大多伦多ABSOLUTE超高层国际竞赛中中标，成为首位在国外赢得标志性建筑设计权的中国建筑师。目前正主持多项建筑项目的设计，包括中钢国际广场、鄂尔多斯博物馆、北京保利艺术中心、台中会展中心、城市森林等。

建筑的理想与精神 ——访建筑师马岩松先生

The Spirit of Architecture: An Interview with Ma Yansong

采访 钟广丽

最初接触马岩松，还是从他当年为广州珠江新城设计的双子塔，他提交的名为“800M”的双塔方案，在距水平面100~200m的商业娱乐服务区之间是连通的。尽管此方案没有中标，但他明确表示，在进行设计时，并非对方要求什么，就提交什么样的设计，他会以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考虑相关城市的、人文的或是文化的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明确的态度。他认为，当代的建筑或艺术创作核心的问题不是形式，而是观念，而建筑的方案就是这种态度的表现和表达。

紧接着，他在加拿大多伦多ABSOLUTE超高层国际竞赛中凭借“梦露大厦”胜出，尽管有人质疑，作为一个中国的建筑师，设计这样一幢大楼好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他认为确实没关系，但是，他的表达方式仍然是东方的，很抽象的，与西方的表达方式不同。他表示，他思考的问题是，设计不再屈服于现代主义的简化原则，而表达出一种更高层次的复杂性，来更多元地接近当代社会和生活的多样化、多层模糊的需求。建筑的高度不是问题，以高度为特征的建筑本身，是对自然和环境做出的反应。而且项目的出发点就是反传统和反现代主义的，表达方式也是自然的，这种对自然的理解就具有东方的抽象的特质。

AT：你理想中的垂直城市是什么样的？

马岩松：对垂直或立体城市的想法，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还是我在上学时所做的“浮游城市”，这是当时为了纽约世贸的重建而设计的。它的主要设想是建一个横向的城市，一个漂浮在所有摩天楼之上的、有机的城市。首先，它是水平的；它下面的所有大楼都在追求高度，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但上面这座浮游新城市完全是有机，有树林，有湖泊，把城市功能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它也有几层楼，横向地飘浮着，并且与现有所有摩天楼连接。这是最初的想法，因为纽约已经是一个高密度城市，这个方案就是想在已有的高密度和高度的基础上，去寻求自由和与自然的接触。因此，在这个浮游城市里，仍然是一种水平的空间，人跟人的接触也是一种平等的、没有上下等级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这里，虽然是在空中，人与自然也是水平地接触，就好像是在公园里一样，人们有自己的庭院，有树有水。我当时做这个方案，完全是无意识地想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恰恰是现在高密度城市所遭遇的问题。

浮游之岛——通过对纽约新世贸中心的设计，希望建立起新的价值观。它不应该成为一处博物馆或纪念碑，也不应当仅仅是一幢新的建筑物，所有的出发点都基于一个概念——发展。这个出发点使得新方案有可能超越建筑的象征性意义。我们认为传统的摩天楼时代已经结束了，根本原因并不是出于对安全问题的考虑，而是因为摩天楼的组织结构过于简单压抑。这些线性的特征和严格的分割，违背了现代商业关系以及现代都市生活规律，因此给予空间更高层次的复杂性以及表达现代的都市关系变得非常必要。我们希望超越这个事件的特殊性，提出一个与政治无关但与城市本身紧密相关的计划。



AT：你认为垂直城市是解决目前人口居住与节地问题的有效方法吗？

马岩松：以高密度解决人口与用地的问题，是一个悖论，它不能解决实质的社会问题。最典型的一个事例，是美国圣路易的一个普鲁伊特-艾格大厦实验性住宅，它当时就是为了解决居住问题而建的，然而最后成了许多社会低收入者聚居的贫民区，并且出现许多诸如犯罪等社会问题，最终当地政府决定将其炸毁，美国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因此宣布现代主义死亡了。现代主义提出高层建筑是要解决人与地的问题，所以要向高层发展，但我认为，并非是如此简单。以前所有的高层建筑都是一种纪念碑性的，是一种精神的东西，在过去代表了权力，是具有竞争性的，甚至是有野蛮和贪婪的意味，在现在，就比如迪拜塔，它也根本不是解决地少人多的问题，而是一种野心，是权力和资本的象征物。

应该说最接近解决社会问题的地方是香港。因为香港人多、地少、海多，确实需要向高层发展。在日本的超高层也很少，市中心有很多中层和低层楼混合，整个城市是平的，这是真正的日本。

AT：那么，以勒·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为代表的垂直城市有什么价值？

马岩松：其实勒·柯布西耶在画图时，标明的是一种“理想的城市”，这是一种主观的想法，但并非出于现实的压力。他画出的理想城市，周围有很多空地，人是有选择的，既可以生活在空中，也可以生活在地上。马赛公寓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地面层是架空的空间，形成一个开放的空间，密度并不高，在功能上混合性做得比较好。

人们之所以会建许多高层建筑，是因为向往空中生活，它代表着人的一种梦想或是理想，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什么有许多建筑经过几百年仍然为人尊崇，是因为有人的精神在其中。垂直城市的价值也应该是如此，我们想在空中生活，我们想象在高密度城市中应该有怎样的精神生活，希望做出一个可实施的建筑，这是一种理想。如何将人类的精神放到建筑中，如何将人类的精神放进我们的城市中，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而不是做出一些高密度机器，去解决现实的居住和用地问题。

AT：现在仍然有这样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超高层或是高密度城市出现，你怎么看？

马岩松：我认为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房子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它的任务可能只是二十年或三十年，就比如以前建的6层楼，也是为解决当时的问题而存在的。问题是临时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该是临时的，所以，就像现在许多所谓的高科技或节能的技术，在几十年之后，就有可能被淘汰，或变成装饰，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很快。人口问题也如此，我相信人最终将撤回到地面上生活。

AT：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

马岩松：我们现在真正面对的问题是，一方面，居住在超高层的成本很高，真正有需要的人根本负担不起，使得超高层住宅区最终成为所谓的“富人区”；另一方面，如果是为了解决居住问题，制造出一些高密

度居住机器，那里又可能会成为贫民区，富人不会在那里居住，这样同样制造出很多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以北京为例，大片的土地仍然是空着的，所以，要增加中密度楼房，周边适当设置高密度住宅；其次要有一些混合的生活空间。

AT：你如何评价鄂尔多斯这个在建筑与文化方面都快速崛起的城市，它与迪拜有没有相似性？

马岩松：鄂尔多斯是中国城市进化中的一个例子，中国有很多类似的新城镇平地而起。它本身有丰富的资源，新城的规划在很多年前就制订出来的。据我了解，新城的住宅目前已经售罄，说明这里有需求，这一点与迪拜不同，因为后者主要是外来人口，没有这种购买需求支持。我想，这也是中国的一个发展策略，为解决人口密度问题，应该对传统上认为不适合居住的地方进行开发。

AT：作为独立的建筑师，你如何评价目前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

马岩松：我们和许多独立建筑师一样，仍不得不面对现实和一个并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态度。面对中国房地产的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去批评，但也要意识到，在种种问题面前，坚持去解决问题也很难。所以，我们也在尝试去改变，建筑师的工作就是把现实拉向理想，在工作中向理想迈进。比如我们在广西北海的住宅项目，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城市规划，我们在这里设计了一座“大山”，有绿化有平台，将高密度集中在山中，地面上有绿地，建筑底部架空，把自然的感觉带到一个高密度的社区，同时造价又不是很高。

AT：你曾设计过胡同泡泡，一个老城项目的改造，再回到今天的话题，如果给你选择，你是喜欢生活在高层、在空中，还是会选择在胡同泡泡里呢？

马岩松：如果有可能，我都去住。这就是人，不可能用一种生活方式限制他。

AT：“城市森林”的项目据说灵感来自中国山水画，似乎比较能代表中国人那种亲近自然，又能满足现代人生活在空中的理想，这个项目的出发点是什么？

马岩松：“城市森林”地处重庆市中心，周围有许多高层住宅，密度已经很高。我们设计的是一个单体建筑，高380m，每层都是错开的，每层都有花园，有绿化空间，能享受到阳光。电梯每10层一停，将整个大楼分成几段，分段后形成很多公共区域，在空中建立起上下各段的联系，功能上也是混合的。

设计的灵感来源于国画中的山，建筑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像是有机生长起来的。它不是一个生态建筑的概念，而是一个有机的、有情绪的自然物。人对自然物总是有感情的，这与我们所说的生态建筑不同。在技术的实施上也没有难度，跟其他项目一样，我们不想让技术变得特别重要，高层建筑也可以是柔软的。



“北京2050”描绘了三个关于北京城市未来的梦想——一个被绿色森林覆盖的天安门广场，在北京CBD上空漂浮的空中之城和植入到四合院的胡同泡泡。